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李 明 性

痴情女子

CHIQING NUZI

小草屋，富亚烟，
一位大姐穿蓝衫，
蓝衫破，穿蓝衫，
抱打水，陈桃桃，
小更上主楼家



痴情女子

李明性

责任编辑：何赐彬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痴情女子
作者 李明性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8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75

印数 1—23,200 册 字数 226 千

ISBN7-5411-0232-X/I·219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满怀衷肠情， 一把辛酸泪；

都言此女痴， 谁解其中味？

她，叫秋草。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

豆蔻之年，同许多少女一样，憧憬着美好幸福的未来。然而，她命途多舛：一个人本是她的丈夫，可夕婚朝别，多年不归，她没有享受到片刻的男欢女爱，到头来，空怀对他的痴情；另一个男人在困境中同她结合，一旦困境解脱，又将她抛弃，她的痴情又一次被践踏，一次，再次，此情绵绵，此恨绵绵……

作者调动深厚的生活积累，为我们描述的发生在豫东北黄河故道土地上的这一个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使人凝眸沉思，别有一番情味。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诗

第一章

想吃桃，想吃杏，
大姑娘都朝滩里送。

——村歌

一

这是黄河故道里的一片绿洲。被誉为“鲤鱼腰”的金沙滩土肥沙厚，处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木树。春天一来，花团锦簇，芬芳四溢，故道被装扮成一位美丽姣艳的少女。一入初夏，云霞般的繁花渐渐被一种鲜嫩的新绿所代替，故道又变成一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少妇。

一个恬静迷人的傍晚。

天空蓝得透明。小块的云朵象飞散的莲花瓣儿，轻轻盈盈，似飘似浮。西天边燃烧着一大片桔红，极亮。夕阳的余晖给金沙滩上的田园染上了一层暖暖的金黄。麦田里，果园里，浮动着一抹若隐若现的淡紫色的暮霭。成群的鸟雀从滩头的芦苇荡里飞来，在果林上空盘旋着，又急急扑向村寨。

村寨东头的绿树丛中，走出一年轻女子。她身腰修长，胸部丰满。一条红花毛巾，裹着齐肩短发。秀气的脸蛋儿

不似桃白，不似柿黄，犹如熟透的杏子，白中透黄，黄中泛红。她一手端着洗盆，斜置胯上，一手轻轻摆动，越发显得腰姿柔韧、步履轻捷。

细沙铺成的小路平展、柔软。路边芳草萋萋。麦苗儿已有小腿高了，正拔节孕穗。两只粉蝶儿绕着路边的野花飞来绕去，忽高忽低。等女子走到跟前，它们和女子戏闹了一阵子，又向麦田深处飞去。

在这初夏的傍晚，各种景物最容易触动人的情绪。她的心胸里象这云空一样，变幻着各种色彩。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睫毛扑扇着，眸子里闪着霞光，显得格外有神。是窃喜，是隐忧，是希冀，是乞求……。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明亮的眼睛里，突然溢满了泪水。

这个令人爱恋的世界啊，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她真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本来，村寨里有个小池塘，此刻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女人们挤在池塘边洗着衣裳，恣意说着各种趣闻。那帮女人的嘴又腥又臭，什么样的脏话儿都说得出口。那野性的谑笑比池里群鸭的叫声还响。还有那些洗脸、擦身子、饮牛的男人们，总爱和年轻女人搭讪。他们不放过每一个开心的机会，仿佛不笑骂一阵，回家吃饭就没有滋味儿。秋草不愿加入她们的行列。这些日子，她处处躲着她们，躲着她们的目光，躲着她们的嘴。她怕她们，恨不能用针线缝住她们的嘴，缝住她们的眼。

她需要清静，需要孤独，需要默默地生活，需要默默

地想心思。

她宁肯多跑些路到野地里去。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龙潭。那是黄河故道里的一颗明珠。这些日子，那一潭深不见底的潭水，好象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在吸引着她。她一有闲空儿就朝潭边跑，一坐在那儿就入了魔，半天不知回来。

那个地方太清静了。不，那个地方太美了。

一条雄壮的大黄狗跟在她身后。脚步轻轻。这个家伙，它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它对主人太忠心了，常常无声地陪伴着她。

一棵大杏树，长在大路边。得天光云雨，八面来风，长得无拘无束，姿情姿意。远看一片云，近看一把伞。因为长在路边，在树下纳凉的人多，地上踏出光光的一片，小草儿也不长。爬树的孩子，把枝桠磨得紫红溜亮。树冠很大，团团圆圆。叶密果稠。杏儿青青，已有指头肚儿大了。霞光洒在上面，泛着好象成熟的颜色。

一看见青杏儿，秋草胃部出现一种饥渴的痉挛，象有许多小手儿，争着从喉咙里伸出来。酸液直朝外翻，想吃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不可抑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

“该死的馋鬼，好没出息哟！”

骂着自己，她还是把洗衣盆放在树下，抡起枣木棒槌，朝杏树上投去。

“喳喳！喳喳！”一对花喜鹊惊叫着，从杏树的密叶间扑楞楞飞起。

树下落了一阵绿雨。大黄摇着蓬松的尾巴，撒着欢儿

上前扑食，当它发现是酸肉儿苦仁儿的青杏疙瘩时，便不屑一顾地仰起嘴巴。村寨附近的树林子里，传来群狗争斗的叫声。它机灵地抖动了一下身上的黄毛，眼睛里闪射出雄性的光。正是狗儿发情的季节。村中的狗儿常常为争夺“情妇”而发生激烈的争斗。大黄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它毫不犹豫地离开主人，向着嘶叫声奔去。它已经听出来，那里有一位它最喜欢的小白狗儿。

秋草从地上捡起一把青杏儿。哟，毛茸茸的青杏儿，象一个个绿色的小生命，那么柔嫩，那么喜人。她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一股绿色的汁液立即刺激起全身的细胞。那是一种叫人特别欢喜的酸味儿，酸中含甜，酸中含香。她两口就把一颗青杏儿吃下了。一连吃了几颗，奇怪，过去吃上一颗，就酸得倒牙，再也不敢吃了；现在是怎么啦，连着吃了这么几颗，越吃越香，好象吃着天下最美的果子，再也吃不够似的。这青杏儿解了她的馋。这些日子，她嘴馋心馋，总算得到了一种满足。

她掏出手绢儿，又捡了一兜儿。

二

她来到了黑龙潭边。

潭边的草丛里，露出几块大石头。这些石头还是“大跃进”时从芒砀山拉来的。那时，要在这儿修水库。水库没修成，留下了一堆石头和一台大水泵。石头快被村里盖

房的人拉光了，那台大水泵还一直在潭边呆着。上边早生满了厚厚的锈斑，象一尊古老的铁炮。

潭水碧清，清得发乌。潭水的半边，是大片的芦苇荡。在苇荡的倒影和潭水的相接处，有一溜胭脂色的光影。小风从苇荡里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股浓烈的草腥味。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脱光了脚，伸进潭水里，两条腿肚子在水里颤颤的，白白的，象两条鲢子鱼。水里的水草也在颤动。黑脊梁的小鱼儿在水草间钻来钻去。水面上泛着细细的波纹。她把头上的红花毛巾扯下来，毛巾上有一股汗味儿。在水里一湿，毛巾上的红花艳艳的。湿毛巾擦在脸上，脖颈上，清爽极了。

这潭水真好，把潭四周的庄稼、树木、芦苇、村庄和人，都滋润得水水灵灵。秋草喜欢这潭水，也多少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感。

潭水太深了。村寨的人说，过去有人用丝线绳子拴上秤砣试过它的深浅。一筐丝线绳子放完了，秤砣还没落到潭底。

关于这个潭，村寨里传说多了。

每当风雨之夜，这潭里波涛四起，浪花飞溅。有两条龙在潭里打架，一条黑的，一条黄的。

潭里有个乌龟精，象条小船似的。龟盖子乌黑闪亮。脑袋象一个小石碛儿。两只眼睛一闭一合，象两盏灯一明一灭。每当月白风清之夜，便浮到岸边遨游。

有人曾亲眼见过。

秋草从堤外嫁到滩里，快十年了。她经常到这潭边来（不过，大都在白天），从来没见过这些怪物。她倒是亲眼见过，有人从潭里打出一条鱼儿有大铡刀一样长，怕有几十斤重哩。

有一个传说，说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的。秋草最动心。

过去，村里赵家有一个童养媳叫水妞，在家成天价受气，长得面黄饥瘦，衣服破破烂烂，打着赤脚，连一根扎小辫的头绳也没有。小辫上常常扎着一根秧儿草，秧儿草上还有两朵水红色的喇叭花。她经常来这潭边割草，捡柴。不管她多么勤快、能干，回到家里总要受气。她婆婆是有名的母老虎，对她不打就骂，叫她吃剩饭，夜里睡在灶房里。她常常坐在潭边哭泣。有一天，从一棵弯腰老柳树下走出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拿一支长杆烟袋，对水妞说：

“孩子，你太苦啦。愿意跟我去吗？”

“老爷爷，您家在哪儿？”

“我家就在这潭的下边，那里有好多房子。”

“这么多的水，怎么走哇？”

“我引你去。”

说着，白胡子老头把手中的长杆烟袋朝潭中一指，潭水中立即出现一条明光光的路。水妞跟着白胡子老头儿，就去了老头儿的家。她的婆婆寻不见她，晚上到井边打水，不知怎么失了脚，一下子掉到井里淹死了。

有人说：“那白胡子老头儿是潭里的龙变的，它把水妞

当龙女收走了。”

那棵弯柳树还在，老枝杈干枯了，旁边又发出一蓬新枝。村里的老婆婆，常去树下烧香。

不少人证实，曾见过一位很美丽的仙女，天快亮的时候在潭边梳妆。她穿着绿裙子，头发又长又黑。

还有人在弯腰老柳树下遇见过一位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长杆烟袋。

秋草常到潭边来，很想遇见水妞和白胡子老头儿。

她似乎看见过，但那都是水气和草木变的幻影儿。

她常望着潭水发痴，潭下真有水妞的家吗？

三

走过了一洼又一洼，

洼洼里头好庄稼。

高的是秫秫，

矮的是棉花，

不高不矮的是芝麻……

随着一阵粗犷浑厚的豫剧唱段儿，从苇荡里钻出来一位粗壮的男子汉。火红的晚霞把他映成一个健美的剪影。他扛着一个圆圆的罩网，像扛着一个红月亮。手提一嘟噜鱼儿，鱼鳞一闪一闪。

他叫喜娃。

秋草只管埋头洗她的衣裳。枣木棒槌在洗衣石上发出梆梆的空响。戴着铜顶针的手指头经潭水一泡，红溜溜的。

“一位大姐十八九，
洗衣裳来到滩下头。
大姐只把哥哥想，
棒槌砸住手指头。
哎哟哟，我的亲娘吔，
该死的棒槌你不长眼哟，
疼得我吸溜吸溜几吸溜……”

“你这个该死的喜娃吃饱撑的啦，又瞎哇哇。”随着这句骂，那只枣木棒槌吱楞楞朝那唱歌的汉子飞去。那汉子用罩网子一接，棒槌刚好落进罩网里，象一只欢蹦活跳的鱼儿。

“娘吔，嫂子好狠的心，把我的网子戳了个大窟窿，你得给我补！”

“坏水儿，补你媳妇那腩。

“我媳妇还在老丈人腿肚子里转筋哩，补个屁！嫂子，先给兄弟洗洗衣裳吧。”

“喜娃，你跳潭死了呗，这么个大男人，连个媳妇也混不上。”

“我跳潭你不拉我？”

“我才不拉你哪。”

“那好，你看着我跳。”

他做出跳的姿势，突然扑通一声，枣木棒槌落进水里。水花儿迸溅秋草一身一脸。

“死喜娃！”秋草摇了一下头发，伸直右胳膊，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水珠。

这个喜娃真够死皮赖脸的。有一回，秋草来这里洗衣裳，恰碰上他在这潭里洗澡。村里敢在潭里洗澡的男人不多。喜娃水性好，自小在潭里泡大，罩鱼捉水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看见秋草，就来了精神。浑身一丝儿不挂，漂光溜光。他表演踩水，可以露出肚脐眼儿；他表演扎猛子，可以一气儿在水里扎出百米之外；他表演游泳，简直像一条水蛇儿，游得飞快；他表演水上漂，四肢一伸，仰卧在水上，一动不动，身胚像远处飘来的一截木头……。他是村里最懒又最勤快的男人。给集体干活最会耍滑，像泥鳅，抓都抓不住；可给户家帮忙却舍得力气，像条牛犊子。他嘴贱，爱开玩笑爱招骂，一天不叫人骂一顿，心里就痒得难受。

枣木棒槌在水里漂远了。

“死喜娃，你真会气人！”秋草望着在水里打转儿的棒槌。

“嘻，我下去给你捞！”他说着把小褂儿一脱，就要跳。

“少逞能，着了凉。”秋草抓过他的褂儿，顺手朝岸上

推了他一下。

他一屁股坐在草丛里，趔起身子，搓了搓手上的草叶子，从腰带上抽出小烟袋，打火吸着，傻乎乎地笑着，望着秋草。

秋草在脚下抠了几块泥巴，朝棒槌附近扔着。那棒槌打着旋儿漂回来。她把喜娃的褂儿按在水里洗着，又打了肥皂，一团团的白沫沫在水里漂散。褂上的汗味儿很浓。

村寨里的年轻男人，数喜娃身体棒。他冬天没穿过袜子，夏天没穿过褂子。一身疙疙瘩瘩的腱子肉晒得黑红溜亮，照人影儿。走起路来像头小公马，脑袋一昂一昂的。

这家伙也够可怜的。爹娘都抛他而去，又和哥嫂吃不到一个锅里，一个人搔一爪子吃一嘴，有人使唤没人疼。褂子烂了这么大个口子，也没人补一针……

“秋草，健民光说回来，回来，总不回来，到底是咋回事儿？”

“谁知道他，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哩。”

“听说他在外边干阔了，当上了站长。”

“不稀罕。”

“等得闲了我给他写封信，问他还要你不要，要是不要，有人还等着呢。”

“放屁。”

“真的，只怕是健民在外边有了相好的了，把你给忘了。”

“看你再胡噁。”

“咳，你没听人家讲么，‘嫁个读书郎，夜夜守空房。’上小学时，我和健民一个班。他自小学习用功，说长大干这干那，结果真的应了。我不行，爱调皮捣蛋，不是那块料。这人哪，生就的烧火棍，上不了房架，福贵不是强求哩。”

“……”

破褂子拧净了水，秋草扔到他怀里。

“秋草，我不白用你，给你两条鱼。”

他挑了两条最大的，用柳条子穿了腮。

秋草没有接。

他把鱼放在她跟前的草棵里，把湿褂子抖了抖，披在肩上，转身扛起罩网，朝村寨走去。

天边的晚霞变灰了，仅有一线残红，象大火烧后的余烬。夜影子上来了。

两条鲤鱼在草棵里扭动着身子，很肥。她看着，痴了。这些日子，她不想吃饭，真想吃鱼。

“秋草，有什么活儿言一声儿，我替你干！”

这个家伙又转过身来，朝她喊了一声。这个傻小子！

她没有理他，也没有看他。

大黄跑了过来，蹲在她身边，也看着那两条鱼。

四

点亮了这盏小油灯，照亮了这间小房子。

这盏小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下面有个灯台，是用红胶泥做的。在这间小房子里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她都是陪伴着这小小的油灯过来的。

这间泥墙草顶的小屋里，有她和她的影子。一张四条腿的小木桌，一只四条腿的小方凳，一只漆着红漆的小木箱，一张槐木做的大木床。床很宽，是双人睡的。床上只放着一条枕头。她八年前夹着一只小包袱，提着这只红漆小木箱，走进了这座小屋，当了八年这个庄稼院的小媳妇。可这张双人床，只睡过她一个人，还没有一丝男人气味。这张床是村里三等木工做的，又粗又笨。她睡在上面，曾做过许多甜蜜的梦，欢乐的梦，伤心的梦，离奇古怪的梦。她的夫妻生活，全是在梦中度过的。

床就是梦。

有时，她愿在这张床上长梦不醒；有时，她又恨这张床，特别在那好梦难成的长夜。

床上铺着一条红格格棉布被单，是她亲手织的。每年春天，她都织下两床被单，寄给健民一床，自己留一床。两条被单是一张织布机织出的，是一把剪刀剪开的。他睡在她织的被单上，也会做着和她同样的梦么？

那个枕头，是她当姑娘时缝下的。枕套上是两朵绣球菊，飞着两只大蝴蝶儿。她同时绣了一对枕头。那一只在箱子里锁了八年，这一只上面留下她多少空叹息，洒下多少相思泪。

这些日子，她心绪不宁，再也没有做过醉人的梦了。